

赵凝

著

夜妆

春风文艺出版社
北京辽版华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注定存在于未来的某个地方。这世界的排列顺序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，先发生什么，后发生什么，是按顺序排列的。事件就像一把混乱的扑克牌，发生的次序充满偶然。”
小说来解释我对生活的这种感觉。“突如其来的瘟疫，使薇薇都有了死亡的气息”
人走到最后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却只有身体。乔伊和她的母亲。



赵凝 著

夜妆

春风文艺出版社
北京辽版华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妆/赵凝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4.5
ISBN 7-5313-2791-0

I. 夜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1079 号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北京辽版华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后广平胡同 38 号国英公寓 4B 邮政编码: 100035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398 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398
联系电话: 010—66503049 购书热线: 010—66503011
选题策划部: lbhn3000@126.com

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50mm×230mm	印张: 14.75 插页: 2
字数: 197 千字	印数: 1—50 000 册
2004 年 5 月第 1 版	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责任编辑: 臧永清 李文山	责任校对: 李守勤
封面设计: 张志伟 李关栋	版式设计: 墨 墨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第 一 章

夜 妆

乔伊半躺在床上，手里握着遥控器。望着电视里的脸，她忽然觉得那个化了妆的女人有点儿陌生，仿佛是一个与己无关的人。据说一个人的梦境就是另一个人的现实，乔伊愿意相信这种说法。她说话的样子挺好看，眼神明亮，皮肤也好，在画面里有一种粉嫩的色泽。她黑黑的头发顺滑地贴在脸的两边，巧妙地掩饰了她脸有点儿圆的特点。她身材小巧，中等个儿，她的脸固然美丽，但不知怎么，总归有几分孩子气。

“我是谁呢？”

乔伊半躺在床上问自己。她今年已经 29 岁了，眼看着年龄一天天逼近 30，这一年将发生什么，她一点预感都没有。主持人不过是一个过眼云烟的工作，节目做得再好，播一两遍也就过去了，录节目的带子往资料柜里一扔，谁还会记得它呢？

有时想想，倒是和男人在一起时的那种感受，会让她感到真实，男人的手，是实实在在放在她胸口的，那里有两座火山。那致命的揉搓，很快让她有了欲死欲仙的感觉，头发飘荡起来，身体在暧昧的光线里来回摆动，像是要摆脱掉电视里那个不像自己的女人，变回真的自己。

“把电视关了。把衣服脱了。”耳边响起一个清楚的声音。

乔伊和男友睡在一起，他们这样睡已经两年了，一切差不多都已经习惯了，要不是因为那次旅行，乔伊有可能跟男友宁

浩结婚，他们的事是因为城市的一场白色瘟疫拖下来的。

那场瘟疫突如其来。

4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，乔伊与电视台的几个同事，正在云南旅行。乔伊是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“乔伊秀”的节目主持人，她在她所做的那一行里很有天分，短短几年时间，就从一个天真浪漫的中文系女生，变成了一个成功的电视节目主持人。

云南之行是部门主任张晓光刻意安排的。在此之前，乔伊和同事小夏都蒙在鼓里，她们还以为是一年来工作出色，电视台奖励她们，出钱让她们出去玩。

其实，这是一趟公私结合的旅行，主办者张晓光是有私心的，他一直在暗中喜欢乔伊，却苦于没有机会接近她。这次去云南，他信心十足对他的朋友赵楷说，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。

赵楷是上面部里的文化官员，人长得高大神气。他对张晓光的话只当玩笑，并没有往心里去。

从北京到云南的飞行时间将近4小时。

他们陆续上了飞机。小夏说，她坐飞机一向头晕，张晓光就说，那我跟你换个座吧，我这里靠窗，可能坐得舒服些。小夏拿着她的包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她的身体在空中晃动了一下，看上去好像真的不舒服似的。

乔伊就问：“哎，小夏，你没事吧？”

小夏的脸色白得像纸，不过她说：“我没事，就是有点儿恐高症。”说完她便像一片轻盈的白纸那样，“倏”地一下从人缝里钻过去。飞机的轰鸣声很快响起来，飞行人员可能在检查发动机及其他仪表盘，飞机静止着，却发出比飞行时更为强大的声响。

乔伊正在翻一本关于旅行的书。那本书很厚，拿在手里却软而轻，里面有部分章节是关于云南的，另一部分关于西藏。乔伊先在纸上畅游一番。张晓光不知什么时候坐到她身边来，她只觉得胳膊一热，有人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对她说：

“乔伊，在看什么书？”

她把书皮翻过看，朝他那边晃了晃。

“《藏地牛皮书》，噢，那本书我也有一本，就放在办公室——”

乔伊看了他一眼。

飞机就要起飞了，张晓光提醒乔伊系好安全带。由于飞机轰鸣的声音极大，张晓光不得不贴近乔伊的脸跟她说话。乔伊觉得整个右脸颊都在发烧。她把脸扭向一边，希望飞机快点飞起来。

张晓光的左臂一直靠在乔伊的右臂上，温热、持久，就像一只温度稳定的恒温器。乔伊很想将她的胳膊挪开，可在狭小的空间里，任何一点动作都会被无限放大。乔伊不想让张晓光感觉自己小气，她犹豫了一下，决定还是保持原来姿势不变。

飞机在跑道上滑行起来，轻微的颠簸使张晓光靠着乔伊的那一侧身体在一瞬间变重，他轻瘦的身体忽然间有了山的重量。乔伊在飞机离地那一刻，意识到某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压力。

茶，或者咖啡

张晓光对乔伊的追求是在飞机的封闭空间里开始展开的。这次旅行他已经计划很久了，他是那种计划性很强的男人，任何事都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能开始行动，他最喜欢做工作日记，手边各种精致的手册不下十本，里面写满细密的小字，其中包括乔伊的名字。

一年以前，张晓光跟妻子十分友好地离了婚。他们没有孩子，挥挥手各自都走得十分潇洒。

张晓光回忆起妻子顾倩倩来，她的脸就像打着柔光的一只瓷碗，总是泛着一片虚幻的光。虽然一起生活了两年，丈夫仍然无法看清妻子的真面目。

顾倩倩是一家文艺出版社的编辑，一天到晚生活在杜拉斯《情人》的氛围里，喜欢那部电影和小说，谈起实际问题来却

显得疏离和隔膜。她最初对于张晓光的吸引力在于她的气质。顾倩倩的气质与电视圈的女人不同，不像她们那样浅薄。她喜欢坐在幽暗的光线下谈艺术，不喜欢油盐酱醋。

张晓光第一次遇见顾倩倩，是在朋友家的客厅里。她穿一件紫色短袖细腰的衣服，黑裙，气质不俗。

他们一起听汪峰的歌：

“我感觉冷，我感觉疼，你看那车辆穿梭，就像寻找什么。它们就像我们的命运……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是这美丽世界的孤儿。”

跟她分手的那天下午，他俩坐在一家酒吧里，最后一次谈话，原本还想最后吻一下，耳边突然响起这首歌，就像命运的某种巧合，两人先是一愣，然后轻轻地笑了。

男的说：“这么巧？”

女的说：“是啊是啊。”

就不再说什么了，等待那最后一刻的到来。

离婚手续在两天前就已经办好了，他们现在只是举行一场只有两个人的告别仪式，他们是很浪漫的人，都说分手后仍是好朋友，其实心里明白，从今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了。

他们在一个喧闹的地方分手，那地方正好是一个斜坡，他让她先走，她转过脸来冲他笑笑，小声说：“那就再见了。”

其实，她只是做了一个“再见”的手势，对张晓光来说，她从来都是一个虚幻的手势，一个美丽的、生活在纸上的女人。

“真没想到，跟你谈了那么多关于她的事。”

张晓光对身边的乔伊说，他极少跟人谈起他的过去。这时候，空中小姐推着摆满瓶瓶罐罐的小车，一边给客人倒茶，一边缓慢前行。

“茶，还是咖啡？”

“来杯咖啡。”

“那我也是咖啡。”

他喝咖啡的时候，把那条紧靠在乔伊身上的胳膊拿开了，

乔伊觉得一阵轻松。

“你爱不爱你曾经的老婆？”乔伊吃东西的时候，冒出这样一句话来。

“爱又怎么样，不爱又怎么样？”张晓光反问。

乔伊将一小块面包掰碎了，放进嘴里，说：“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”他们各自打开餐盒吃东西。餐盒里有各式各样的小点心、水果和装在小圆盒里的果汁。她觉得吃东西比跟身边这个男人聊天更愉快。

他一直在说话，他说他简直吃不下任何东西。他一直在说那个女的，他说倩倩走的时候，穿什么颜色的衣服。说她走路的样子。说她喜欢的诗人，说她留在家里的诗集。

乔伊很想插一句，既然你觉得她美若天仙，那么你们干吗还要分手呢。但她还是忍住了，因为若真是那样做的话，会很很不礼貌的。飞机在云层上空飞行，乔伊尽量不去听那人唠叨，眼睛不时地望着窗外，外面是千奇百怪的云。

一间看得见未来的酒店房间

有时候，生活就像从飞机上看到的云一样，千变万化。乔伊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一年，她的生活将发生重大变化。她的城市北京，也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白色瘟疫。

飞机终于抵达昆明机场。

乔伊看见昆明的天蓝得透明，隔着机场的超大玻璃窗，她不断朝外张望，她感到自己已被一个巨大的蓝色透明体包裹起来。站在传送带旁等行李的时候，小夏面色苍白地走过来。她身边是高高大大的赵楷。乔伊问小夏头晕好点了没有，小夏垂下眼皮低声嘀咕了句什么，她的话声音非常小，乔伊和赵楷都没听清。

大伙拖着带轱辘的行李箱三三两两走到机场外的停车场。外面的阳光很刺眼。乔伊听到自己箱子的轮子与地面摩擦，发

出咔咔响声。她穿了一条红色的布裙子，有点迈不开步，她听到走在身边的张晓光不停地在跟她开玩笑，然后张晓光把她的拖箱一把抢过来，一溜小跑地走到前面去了。

车子开起来人们才发现小夏不见了。

刚才正乱着，被擦得锃亮的旅行大巴闪着蓝莹莹的光亮，汽车腹部的门如机翼那般张开着，里面黑森森的，行李被一件件丢进去，然后由司机“啪”地一声将行李舱的门落下。

乔伊上车后并没感觉有什么异常。她是在汽车开动起来约5分钟之后忽然想起小夏来的。她扭过脸问坐在后排座上的张晓光：“看见小夏没有？”

“小夏？刚才取行李的时候我还看见她来着。”

赵楷也说：“是啊，取行李的时候，她在我旁边。”

司机听到大伙的议论，放慢车速问用不用回去找人。赵楷建议先把大家送到酒店，再回头去找小夏，张晓光有些担忧地自语道：“人怎么会丢呢。”

车窗外的昆明街景一闪而过。

小夏的突然掉队给大家心里带来不快，尽管窗外的景色很美，可大伙全都一言不发，车内的空气有点闷。车窗外的昆明阳光充足，到处都是明晃晃的阳光和漂亮的叫不上名来的植物，楼房阳台上摆满各种颜色的小花。行人神情满足地走在街头，双眸明亮，面色黧黑。

15分钟以后，当他们到达昆明锦华酒店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小夏已微笑地坐在房间里，看上去已经洗完了澡，化完了妆，精神特别好。张晓光记得这之前并没有人告诉过她要住哪家酒店，就连他这个组织者到昆明之前也不知道，小夏是怎么知道的呢？

小夏说这是一间看得见未来的酒店房间，是专门为你挑的。

乔伊在浴室里冲淋浴的时候，隐约听见小夏奇奇怪怪的声音，“看得见未来的房间”，乔伊站在不断涌出热水的莲蓬下面，蒸气弥漫，她几乎看不到自己的身体。隔着浴帘，乔伊听

到小夏断断续续的声音。头上的泡沫越来越多，她已经无法确定小夏是否还在跟她说话，流水声把一切都掩盖了。

乔伊穿着粉红色吊带睡裙从浴室出来，看到小夏正盘腿坐在床上，手里拿着一把崭新的扑克牌。

——乔伊，你将爱上一个虚幻的男人。

——一个遥远的男人。

——一个不可能得到的男人。

酒店房间里的光线幽暗极了，乔伊知道小夏故意要搞成这种气氛，好让人相信她的话是真的。

乔伊盘腿坐在小夏对面，两个女人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电话铃响了。

乔伊用食指点两个床中间的电话，问：“是他吗？”

小夏摇摇头说：“不是，我说的那个男人，他现在还没有出现。”

“那要等什么时候才出现？”

“大约四个月之后，那人就会出现。”

乔伊拿起桌上的电话，“喂”了一声。电话里的人果然是张晓光，电话是从隔壁打来的，张晓光在电话里问她想不想一起出去散步。乔伊婉言拒绝了。

夜里发生了奇怪的事，乔伊看见身穿透明白睡裙的小夏，像个魂儿似的在房间里游荡，并有轻轻的歌声伴随着她。又像是风声。这个季节应该没有风的。

乔伊用酒店的白被单裹紧自己。她感到害怕。

小夏的白裙子和酒店的白窗帘一起飘浮起来，在暗夜里发出“噗噗”的响声，就像一些白色的火焰腾空而起，在干燥的空气里焦灼地燃烧着。

小夏走过来，走到乔伊床边。

她俯下身，距离很近地盯着乔伊的脸。她们脸对脸，僵持很久，终于，乔伊听到有个声音在说：“起风了。起风了啊。”然后她听到有人拉动钢窗，发出令人头痛欲裂的声响。

乔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走在一条很长的路上，簇新的

路面上画着清晰的线，却没有车，也没有人。道路两旁立着奇怪的石柱，密密地排列着，就像两排直立着的、无脸的士兵。

有个声音在空中响起，它告诉乔伊，这是一条通往成吉思汗镇的路。

“雨过天晴后的草原，鲜草如嫩绿色的锦缎，锦缎上散落着白色的珍珠，那是羊群。那面写有‘碾北公路’的石墙，一边是龙，一边是马，它们分别朝向两个方向。”

乔伊梦到了从未去过的地方，在此之前，她甚至从未听说过“成吉思汗镇”这个地名。

一间看得见未来的酒店房间。

梦见成吉思汗镇，是乔伊奇特命运的开始。至于小夏对乔伊命运的预言，乔伊根本没往心里去，“爱上一个遥远的男人”，怎么可能？乔伊在心里对自己说，“我跟宁浩很好。”就算有另外一个男人追求自己，也不是什么“遥远男人”，而是近在咫尺的张晓光。

魔球项链

乔伊在丽江古城的一家饰物店里看中一串项链，项链是用黑色细绳索穿着的，镶着细致的藏银和蓝菱宝石，中间坠着一个仿佛是微缩地球般的蓝色魔球，乔伊一眼看上它，眼睛里放着光。小夏扭过脸来看乔伊的时候，发现乔伊已经把那只魔球项链戴在脖子上了。

小夏说：“乔伊，你离未来又进了一步。”

小夏说这话的时候，她的长发被一阵突然而至的风吹得动了起来。小夏有一头质地黑亮的长发，有丝质的光泽，长及腰际，看上去简直不像真人的头发。这个小魔女永远是黑色装束，桃红眼影，深色唇彩，皮肤雪白。她身上有一种令人琢磨不定的气质，乔伊和她虽是同事，但两人的关系若即若离，并

不真正了解对方。

“你说什么未来?”

乔伊望着狭长镜子里那个戴项链的女人的脸，只觉得陌生。女人很年轻，额前斜留着一抹刘海。女人天真地望着她，她也望着女人，仿佛镜中人不是自己，而是另一个来自未来的乔伊。

“乔伊，你们怎么也在这里?”

乔伊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，她转过脸，看到青石板路上走过来两个男人。

丽江古城的夜晚，到处亮着红亮的小灯，画店、银店、小吃店、酒吧，都被镶嵌在沉沉夜幕之中，灯光朦胧。脚下有水，反射着霓虹般的光亮。古城白日里清亮的流水，现在变成幽深的墨绿色，两对男女走在这清幽的意境里，自然生出那么一种情绪，仿佛他们是亲密无间的两对恋人，他们有说有笑地往前走，并不考虑要到什么地方去。

赵楷和小夏两个人走在前面，张晓光和乔伊走在后面。乔伊在一家卖纸灯笼的店铺里站了三分钟，问了一下价钱，走出店门发现赵楷和小夏已经不见了。

“他们呢?”

“他们说他们先回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张晓光说：“那还用问，没看见从飞机上开始，他俩就只好得跟一个人似的。”

张晓光又说：“你脖子上的项链哪儿买的？挺好看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乔伊淡淡地说，“刚买的。”

他们在酒吧的露天座位上坐到11点，一杯接一杯地喝酒。聊天的气氛很轻松，因为他们事先说好了不谈工作，也不谈各自的私事。不断地有人从他们身边经过，谁都以为他俩是一对恋人，人们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俩，就连他俩自己也都糊涂了，他(她)是谁？我是谁？我们为什么此时此刻会在这里……

张晓光的眼镜在丽江迷离的光线里变得模糊起来，他的嘴一直在动，乔伊却无法捕捉到确切的句子。她听到他在说小夏赵楷、赵楷小夏，这两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极高。这时候，张晓光接到一个电话，乔伊听到他说“我们还在外面……在酒吧喝酒……行，好，我明白”。

他“哒”地一声合上电话，用手推了推眼镜，说道：“这下好了，咱俩无家可归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啊？”酒已开始上头，虽然是度数很低的酒，但乔伊对酒精敏感，一喝就醉。

张晓光用手指点了一下放在桌面上的手机，道：“还不明白吗？他们让咱们晚点回去。”

“可是我有点儿难受……”

“没事儿吧你？”

他把她的一只手按在她手背上，然后用力握了握。他拉起她，两人一起往回走。街上已十分冷清，人影稀疏。一只白色塑料袋被风吹得飞了起来，走一阵又落下来，撞到一棵粗树的树干上。

从古城出来，他们在空旷的街头看到几个行踪诡秘的女子，她们身穿短裙，在街头张望。张晓光对乔伊小声说，这些女人可能是妓女。乔伊问他怎么知道的。他说还用问吗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

这个意外的见闻增加了两人之间的默契，他们仿佛在共守着一个秘密，彼此交换眼神的时候，多了一点爱慕之意，特别是张晓光对乔伊，喜欢她简直喜欢到骨子里。

他几次想要搂她，都被她巧妙地躲避开了。

乔伊说：“我有男朋友——”

乔伊说：“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——”

乔伊说：“我们回去吧。”

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，正好有一棵树的阴影斜陈在路面上。他搂过她来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唇。她什么感觉也没有，只觉得头昏。

奇女子小夏

与此同时，酒店房间里正在发生一场激战。

赵楷把小夏领回自己的房间，在关上房门的同时，他们已经吻得难舍难分。小夏的后背紧靠在门上，身体与木门相摩擦，发出“沙啦啦”的响声。

赵楷用力顶住她，仿佛要把这个长发女子顶到房门外面去。他揉弄她的满头长发，长发在他指尖如细碎的流沙般纷纷滑下。他吻她的额头，吻她的眼睛，一只手盲目地摸索着，解开她黑色绸衣胸口的两粒纽扣。

他把一只手探进去，按在她胸上，小夏的呼吸急促起来，身体如水中的水草那样，波浪起伏。

赵楷看见一片水草的海洋。

他把柔软的小夏放到雪白的床单上，这才发现小夏的短裙几乎短到不存在的地步。她依旧穿着细带细跟的凉鞋，凉鞋十分性感地悬在半空中，就像两个独立存在的鞋子，在虚白的背景下突兀地呆着，好像玻璃橱窗里一对精美的凉鞋标本，没有人来穿它，它只有静静地等待。

在赵楷眼里，小夏是一个奇特的女人，她的长发和黑衣从一开始就吸引了赵楷的注意。她那件黑绸衣尺码很小，紧紧地裹住与她身材比例有些不相称的胸脯。她属于那种身材娇小的女人，胸部却出人意料地丰满，赵楷一向喜欢胸脯长得出色的女人。

奇女子小夏，从一上飞机就坐在赵楷旁边。她是跟人换了座位特意坐过来的。赵楷看得出来，这女的喜欢自己。飞机在云里雾里穿行，身旁的女子长发半掩住两边的面孔，只露出一双亮晶晶的眼睛。她讲述她自己，用的也是一种云里雾里的语言。她一会儿说她喜欢幻想，害怕见到陌生人，一会儿又说她对自己现在的工作不满意，她希望自己将来能像乔伊那样，当

一个出色的主持人。

在谈到她至今为什么单身一人的时候，她说话的音量明显提高了，她显然很喜欢谈到这个话题。她说虽然她没结婚，但她比许多已经结婚了的女人更了解男人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她的样子显得很大胆，仿佛暗示着什么。

果然，在她的描述中几个潜在的追求者逐渐浮出海面。她对男人的爱好似乎颇为广泛，在交往的男人中，有一个名气比较大的导演，目前被媒体吹捧得正凶，但就风格而言，赵楷一点儿都不喜欢他，但他不敢说什么，以免被人误解，以为他在妒忌。

在飞机上，她还提到另一个追求她的男作家，那个男作家似乎名气并不大，远不如文坛上那几个活跃的女作家那么出风头，但小夏还是很看重那个男作家的作品的，在飞机上说了人家一大堆好话，末了又说，不过我是不会跟他好的。她这一通自相矛盾的表白，倒把原本清醒的赵楷给弄糊涂了。

第 三 章

红 粉 夜

张晓光在乔伊的房间里坐了大半个晚上，直到夜里 2 点 45 分，他们那边的激战总算结束了。小夏打电话来问，可不可以回来。张晓光在电话里说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，你在那边睡吧。小夏在电话里小声骂他讨厌。然后就听到楼道里有人走动的声音。

是赵楷把小夏送回来的。

他们衣冠楚楚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连乔伊都糊涂了。四个人又在一起坐了一会儿才散去。他们互道晚安。两个男人离开之后，小夏突然两眼放光，告诉乔伊“赵楷太棒了！”

他俩显然过了一个浪漫的红粉夜，不像乔伊和张晓光，差不多是对着电视机干坐了一晚上。为了避免尴尬，他俩只得拼命交谈，张晓光再次把话题扯到他前妻顾倩倩身上，说她是一个做作的、节制饮食和性欲的女人，她对做爱没有兴趣，喜欢坐在幽暗的光线下空谈艺术，她喜欢那种台湾人写的情诗，对台湾当代诗人如数家珍，经常把余光中、杨牧、郑愁予、席慕蓉等台湾诗人的名字挂在嘴边。

张晓光发现自己正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不止，但他又不得不按照原来的思路说下去。在听他谈话的过程中，乔伊接了一个电话，大约是她男朋友打来的。电视里正在介绍俄国文学巨匠列夫·托尔斯泰，酒店房间里的气氛越发凝重起来，完全不像张晓光事先想象的那样，感觉上就像是两个人在一起开

研讨会。张晓光拿起遥控器来，伸直胳膊凑近电视“啪啪”换台，希望还能扭转局面。换台换到音乐节目，电视里的舞台上，有个深情款款的男歌手正双手捧着麦克风唱情歌，那姿势好像要把那只麦克风吃了似的。

张晓光觉得机会来了，他俯身到床头柜前的旋钮旁，将房间里的两盏灯调暗，然后对乔伊说，咱们跳舞好吧。

“不想跳舞。”

“跳吧跳吧，音乐很快就要完了。”

“完了就完了，我不想跳。”

他拉起她的手，把灯光再调暗一点，又想了一下，干脆关掉。他们借着电视机射出的光亮跳舞，乔伊闭上眼，慢慢随着音乐旋转，眼前出现了梦中的情景：那是一条伸向天尽头的公路，又直又长，宽阔极了。她一个人走在路上，路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。

乔伊从没去过草原，她对草原的印象，可能来自于她那曾在内蒙插过队的小姨妈柳叶儿。乔伊的母亲家有三个女孩，母亲柳心美是家里的老大，老二也就是乔伊的大姨名叫柳树人，她一直在部队工作，乔伊跟她很少见面。倒是一直生病在家的小姨柳叶儿跟她亲些，她常常跟乔伊谈起过去的事。

音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，乔伊看见微弱的光线下有一双火辣辣的眼睛正盯着她。

另一个房间里，赵楷和小夏正在亲热。

“他们不会进来吧？”小夏一边脱衣服一边说。

赵楷坐在床上等她，身体的大部分埋在旅馆白被单里，裸露在外的肩膀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显得过分白了些。赵楷的皮肤很好，跟他有过交往的女孩各个赞美他的皮肤，弄得他心里既高兴，又别扭，他想说：“你们怎么不夸夸我其他地方呢。”但每次都不是玩笑的气氛，所以这句话他从来没机会说过。

“你的皮肤——”小夏说，“你身上的皮肤可真好呀！”

她把白被单掀开一点，整个人像一条灵活的鱼那样“吱